

一、外婆燒著的時候

〈外婆燒著的時候〉

我要叫你燒著，卻不把你燒燬。我不需要你做燃料。你在四十歲時有很多燃料，但現在你已年老枯乾，再也沒有燃料了。我現在來使你焚燒。——《出埃及記·第三章》

外婆燒著的時候，我的右掌正僵硬地緊壓著外套口袋、試圖抑制那頻頻催發的短促嗡鳴，肌肉僵硬如石思緒冰冷如岩，我所做的僅能僅憑藉著掌骨的緊繃和勉強的抑制，我就能夠操控甚或阻斷她者自彼端纏綿不休強制遞送至我體感末梢神經的針刺般惡意。

我人在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上一次來到這樣的地方是甚麼時候？是因為誰的死去？誰在哭泣？誰以冷然超脫如低音提琴般的嗓音鬱鬱地低囓著追思文、彷彿在眾人的夢境中舉行一場催眠式的祈禱（祈禱式的催眠）？而又是誰穿著漿燙得有如樺樹皮膚似的深色西裝，孤獨地佇立於隊伍的最前端，等待著即將發生的無數的片刻與片刻之後、從司儀手中接過那一捧當日清晨才抵達會場、溫柔且機敏地偶然落下淚珠的帶露血百合？

我切斷手機的音量開關（這是目前我唯一能暫時親手斬滅的少數厄災），隨手將這無血無情的智慧玩物粗魯地砸進皮包內最隱晦髒污的邊角，那裡，是連飢餓的死神也不屑一顧的被驅逐的生活的荒地。廢墟內的廢墟。世上所有灼灼其華或是半途離席不復返的億萬千具體骷髏腔殼之間，最無光最無望最無常的那一類逐離。

你想起來，不過就是大概四或五年前的夏天，台北的溽暑灼人耳目，那窒息的光度能逼人欲死，教一批批衣裝筆挺財務自由的倖存者們全身毛細孔恨的發

癢，卻出於必要的對於死者的尊重與哀悼，而不敢妄動聲色，僅能偷偷摸摸跑去洗手間咬磨著牙根，看著洗手檯前污漬斑斑的半身鏡，你又想起來世界上存在著無止盡的這樣的鏡子，像是無辜的海綿般貪婪吞吮過無數黑肚腹髒心腸，便於是恨不得搥鏡子裡狼狽淌汗的自己幾大耳光。

由於 Y 的離世，你曾經也穿著類同款式的素黑裙裝、將身體摺進空調冷硬的計程車內，根本看不到盡頭的到過這裡一趟，即使是在這樣一處安放終點仿若其即為終點本身的地方，這 IPHONE 的收訊依舊以通達靈敏且堅不可摧的意志力，每隔數秒便咕嚕嚕地震驚般扭動。那近似溺水者般最後吞嚥入肺泡的微響，幾乎摧毀了你沉默緊閉的牙關、你因失眠日久故疼痛如絞的筋肉骨髓、那從你無能測知的心智底部的無光的地獄而往八方裂隙處鑽營攀蜒、終至緩慢咬滿整座背脊的冰雹般黏膩驚懼的涼汗。

你當然記得 Y 的走，一場無常的意外車禍摧敗了他的肉身，即使那時候的 Y 已經很老很老了，老得神智清慧老得情思柔綿，如同一棵反覆斟酌、篩選著時光的流向、思緒與雲霧並肩浮沉的巨樹。接獲 Y 病危的消息時，我人還在公司地下室加班，我將五官埋進鍵盤和比我的身軀更寬大的桌電螢幕之間，將制式的邀稿文字摺成一隻隻紙鳥，好把一封封心懷要命的盤算的 EMAIL 綴繕得天地亦動情。

幾分鐘後我攔了車，半小時內，我推開病房的青白色門扇，倚靠著 Y 病床的側畔。一輩子精思細識運轉無盡智性思辯細節的、多麼浪漫主義作派的 Y 啊。我在他失褪光明的淡青色雙瞳中，見證意志和語言併同消碎的殘影。

外婆躺著，祂在木裡祂在花裡，而那木柩那鮮花已然停靠近火處了。你久違而衰老的親人們彷彿約定般地低下了眉眼，而眉心微微地皺起又鬆弛皺起又鬆弛，好像這陣子以來所有島民皆深切感受到的這一切的猝變，那頻繁得拿它一點辦法也無卻又煩透膩人的餘震，教人幾乎要對整座島嶼的無能為力而大發雷霆。那無可控訴亦無路脫逃的惱怒，來自我以為自己已經老到有力氣捏在手心的所有細微的無常，來自一切不復存的機遇且不可更塗的、在為了活命的厄夜叢林中圍伺四周的傷癥暗影、敵讎槍膛。

但命運走到了最終的最初，最初的最終，我依然全身毛孔緊縮顫索地迫欲追問——那樣的活著究竟是什麼？是什麼寫就了這部早已為我們簽署了姓名生辰面相特徵的、榮寵不凡的宿命的腳本？——當命運的裁縫師披著烏鴉般的絲絨長袍踽踽獨行而來，不發一語地嚴肅地攤開滿布燒痕的雙手，在我們眼前攤展、現示那繁複龐然精細得教所有企圖述事者瞬間辭窮的美麗與僥倖。

多年未見的舅舅阿姨姨丈表親們，身披鴉羽色的寬大喪服，時光為刃，在我的親人們的面容和髮色上，一刀一劃地重複地簽署著衰老的記號。人群以外婆為中心點，安靜地分佇兩側，而我的親人們的肉身彷彿脫離了理智與意識，像一座座行禮如儀的機器般，行止得宜地迎來、送往、致意、致謝，一邊謙遜而溫柔地依序收納著他人的悼意和哀愁。

捻香、獻花、叩禮——「現在——有稱呼『外婆』的眾外孫外孫女們，請來到前面，來向外婆行跪拜禮。」中年司儀先生以平穩的聲線喚引晚輩們抬起屁股離開座椅，至靈堂中央走道排為兩列縱隊。我曳著一身於黑夜中足可隱形如蝙蝠的素黑長裙，低著頸子步向隊伍最末端。腰肢貼裹月黑合身套裝的年輕司儀小姐滿眼疑惑地打量我：「請問你是親友……」

隊伍中素黑沉靜如一巢成年烏鵲的舅姨母親連忙應道：「是外孫女。」

合掌持胸。躬腰行禮。跪地叩首。起身。再叩首。三叩首。我將火燙的額骨沉重且緩慢地，隨著聲音指示，一響，一響，一響，像欲將四十年來積攢在腦中在心中在胸中的所有灼膚的痛楚移轉嫁刻進磁磚地面之下、那之下的之下、那地心的中陰。我感覺自己是一簇燒得極痛極緩慢的弱火，我雙掌伏張膝頭刺入地磚，幾乎要灼髒了這潔白百合花叢潔白磁磚地潔白燈光束潔白誦經音。

我看著懸掛於潔白百合花叢上方的外婆，外婆笑著，笑得眼角頰邊的皺褶綻放如細小嬌嫩的桔梗花瓣，就像生前那樣，就像死後那樣。

外婆躺著，安靜地列隊繞行棺木一周時，司儀催促我們快步行進，不做停留，彷彿，我僅僅瞥見那雙闔緊的蒼白的眼瞼，蒼白而纖細的手，安放於身側，外婆原本便已然瘦小的身軀顯得更加嬌細，被大叢大叢的花葉湮蓋，彷彿這粉膚花這綠眉葉才是祂原好生就的骨生就的肉。

身形微胖的中年司儀再三叮囑每個瞻仰遺容的來者：見過之後，直接走掉，不要回頭。

不要回頭，不要回頭，拆開腳步往前走。這是生者的任務嗎？或是生命本身永無釋義的註解？往前走之後，所有人將共同前往某個共同的所在嗎？或者依然要各自踏上未知的歧路吧？

我握緊拳頭貼緊大腿側緣，捏塑著自己箔紙般單薄的意志，在那紙面上一筆一筆劃寫失卻聲音的語言，誦經的樂音如同噩夢裡最深默的井，我在那井底如死的黑暗深處，想著停泊於日常柴米的必要之善，想著最後一抹呼吸消逝的無可抗違——所以這就是我迄今追尋將近四十年依舊無法逼近的、單單關乎「活著」這件事的真實？

生而為人，為何存在？此刻此地？為何捱苦？為何徒具著微渺如螻蟻之一己肉身、而徒勞浮沉於生之苦刻的惡浪，依然鼓起全副的骨肉氣力，賭著喉頭一口毫無現世價值算計的一口苦氣，肉身易折宛如枯枝臨時拼組的危舟，脆燥的舟頭剖開一道一道微細荊刺般的浪流，極其緩慢極其苦勞地，在無表無情的大水之上，一筆一捺地寫下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記憶自己的人生，然後被無可預測的嶄新的風暴一千次一萬次地覆抹滅跡。

我側身緩步於行進的肉身線列之中，口袋裡不斷傳來的簡訊仍在抽痛我的頭穴我的情緒。我以買咖啡為由離開走到樓下吸菸區，顫抖著手指劃開一則則充滿強硬情逼的說詞。包括，我撥給 M 詢問她能否協助裝設紗窗時，她回答房況老舊，身為二房東，她不想花這筆錢，請我自行處理（於是，我手腳急忙地購買了防護柵欄、單片紗窗與束帶，以確信貓們能在窗內安全無虞地對陽台停棲的鳥群咕嚕嚕地低吼）。包括，M 在通話中「感覺」到我的焦慮和混亂，便間接從其他室友的嘴角沫裡，挖知了我正在精神科就診，便如臨大敵般果決地要求甫遷入新屋三日的我立即搬走，並嚴正指控我的「情緒不穩定」，日後將替其他住客帶來人身安全之居安思危。

包括，還有更多的包括，包括我近乎哀求地試圖解釋——我外婆現在正準備火化，我外婆要被燒著啊！可不可以先不要再談了？——我卑微至極地敲出這些

字句——我真的真的沒有辦法繼續對話了，但 M 緊攫著我不放如禿鷹爪攫著多汁的野兔，她攫抓搔刮著我外婆的灰飛湮滅緊握攫著他之人死滅叨著我之軟弱，好更巨偉地托襯 M 那身心健全而口袋有錢的美好事實。M 再三表態她極樂意以豐厚的違約金來砸疼我驅趕我，其間不歇地雜糅編造來自世俗脈深最難解的成見與惡意，以及歪腔走調得教人無所應駁的拼接邏輯：「整件事跟紗窗沒有任何關係，我本來就沒有答應安裝，主要是對話的過程，妳的精神狀態讓我察覺有異。」「請問您何時有坦承告知（妳的精神狀況）？我怎麼沒有任何印象？」

或許犯錯的是我，也許切切實實地鑄下過錯的這人就是我，是我親口對僅僅認識一個晚上的室友透露自己剛開始回復使用安眠藥的習慣（「這有什麼啊？那個誰誰以前也有在吃啊」室友 IF 稀鬆平常地應道，轉身我就聽見他接起 M 的來電）。

儘管，儘管我遵循條款、精準依約簽字匯款、如期清整所有個人紙箱傢俬，儘管我將必須搬離舊居的諸總希區考克式的恐怖苦楚困窘和盤托出：轉眼轉身就把我甩摔在孔洞銳硬的現實地面上的 S，一通冷冽直抵骨髓的分手電話便妥妥地辦完了他要的離棄，而數個鐘頭後 S 忽地直接闖門進房（他還握有我的備份鑰匙）攀上我的床（射在我體內之後他以那利可削鐵般的側眼盯我，告訴我是一個多麼糟糕的人做了多麼糟糕的事）。

還有，長著一張母獅臉孔的 LES（我且稱呼她為「獅」），原本關係僅是女友的女友，一齊約了在 LES BAR 喝酒，她聽說我剛被惡狠狠的分手故事後，皺起母瘦般的眉心說「你該試試女人的，女人才知道怎麼讓女人舒服」，轉臉她便湊向我的嘴，手掌覆上我的胸乳——我試圖閃躲，但我太怯懦，我總是恐懼著她人突如其來的暴怒，因此我忍耐，忍耐並感受著自己怎麼就這樣廉價這樣骯髒這樣為世人輕易訕棄。我讓她摸，摸個足本。我以為她會就此罷下侵略的手指。我以為她會放過我。我太天真了。我犯了錯。當女友醉得不省人事在我眼前癱軟在計程車內呼嘯而過，我揣著包包狂奔追逐那原本預定也要帶我同行的計程車啊！我足足追了幾百公尺，直至喘得看不見車尾燈光是如何湮沒於十字路口的神隱迷宮。

我茫然地返回原路，獅披著寬鬆精美的男裝襯衫，全身散發出獸的氣息，她是極其敏銳而生猛的一頭母獅，深諳這現世人性裡軟土深耕那精細藝巧。她知道我今晚沒有膽量回家（因為 S 上了我又羞辱我之後所展開的發狂般的跟蹤圍堵），她摟近我，鼻尖嗅遍我肌膚毛孔分泌的甜美的怯懦，撐開獅般寬闊的鼻

翼，恨不得逐滴吸吮殆盡。

恐懼與惶惑。危險與選擇危險。我拋棄渙散意志而隨她找了一間旅社住，一進房，我立即飽受獅的剝除，我的陰部乾燥而荒蕪，像旱日下無半滴水意的廢棄工廠。我感覺痛，獅一再嘗試將手指硬生生塞進我緊繃的陰道，我輕聲告訴她我不想做了，我不想繼續了。獅一臉失落混合情慾的複雜神情，壓在我身上低眉那樣看我。

整晚，獅沒有離開過我的裸身。我彷彿是一塊純粹的皮肉，我感覺不到羞恥感覺不到恐懼感覺不到憤怒。我把自己關起來，名符其實地鎖上每一道可能洩漏情緒機密的厚重鐵門。我把自己鎖起來，把鑰匙砰通一聲扔進沒有女神的湖心。

我的身體是一座曲折的雪洞，無數微小的苦難細瑣的憂傷，凝結為尖雹垂釣形狀的鐘乳石森林。還有——倘若你願意聽，倘若我還有力氣寫——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焦慮很多的恐慌很多的瀕死恐懼很多的存亡一繫，迄今，此刻，它們都還存在嘴裡咬在牙裡，沒有辦法兌擠為清潔適宜的語言。但我擠輾自己最後一絲的氣力最後一滴的心思，像從尾端細細捲捲一館僅賸半抹膏狀不賸的牙膏，我還能給的我還賸餘的，即便那多麼雜碎多麼殘敗，我依然想要抹示自己的肋骨如抹拭一把破琴的鏽絃，一根根數算一根根彈奏，面朝荒漠春敗花殘，向這兩水陰濃尖硬得便要如河中水怪將浮現水面的城市，由耳蟲不眠不休地清唱是誰在敲打我窗。

還有，還有——更多的還有——我的恐慌與崩潰，我勉勵自持的試圖以邏輯書通知以人情動搖之，全然並無一字地有效地刺遞進對方硬實的眼球裡。在 M 看來，我不穩定，我確實遭遇了壞事，而那完全是我的命。她要的不過就是將一名走投無路的精神病患盡其可能地以最有效率的情緒轟炸逼走她家——而那房屋所有權甚至不是身為二房東的 M 的，她僅不過就是捏著一點點自信滿溢的錢款與權術。

有病的人，不配安居，不配有一架鄰牆的書，不配數算著貓鬚，在黃昏諸天使的凝望下，做著暫且而無事的夢。

儘管，儘管我懷抱著最後一滴不切實際的企盼、攤開自己殷殷實實的不堪而企圖搖晃他人之心一點點，但這世界不是這樣運轉的，這世界是隨意一拐肘便將掌中火把湊倒我整頭整臉，我感覺自己羞恥得疲憊得幾乎要在五月的太陽下焚燒起來，而外婆正將置身於火中，外婆正將被死神砌造的柴焰焚骨化肉每根神經燒得成碎成灰。我想著外婆那清瘦多紋路的臉上總咧著巨大的笑意，彷彿一切進犯皆不足為懼，彷彿這世間的惡意可以被那深冽的皺紋抵銷幾分。我巍巍地含起一支菸，彷彿借取外婆最後一星的肉身之火燃醒菸頭，便摀著眼睛哭了起來。外婆。我說。我流著永無止盡的眼淚說。外婆，請保護我，請保護你這軟弱無用的外孫女。我不是你那樣強悍如鐵的女子。外婆可不可以分給我一點點你的強大。一點點就好。

我還有著想要以命護衛的事物。我還想要戰鬥。我還想要活。

眼淚是珍珠，珍珠是失卻了殼戶的脆弱的蝸牛碎肉，我將眼眶四周的珍珠片碎抹去，上樓走向母親和舅姨們。我靠著母親的肩膀，感覺虛弱，疲憊。我們要送外婆最後一程路。

司儀叮囑道，待棺木推進火爐之際，全部的人得撕開喉嚨大喊外婆之名，喊火來了喊快跑喊外婆快跑。我們一票烏衣鴉羽兒孫扯開喉骨睜大眼翼，嘶喊著眼看著啊外婆要被燒著了——

周孫澤鑛！火來了！快跑！

周孫澤鑛！火來了！快跑！

周孫澤鑛！火來了！快跑！

火來了火去了，撿骨師溫和地向我們展示臚下的外婆，小半張桌子的雪白骨碎，像是枝椏最纖細端梢凝結的初春的糖霜，像是雪花水晶球裡一些些寧靜無枝求的珊瑚骨骸。舅姨們和母親先行，一人持一柄細銀鉗，揀起一小塊的外婆。——媽媽，妳要住新房子囉！媽媽，要去住漂亮的新家了哦！列隊推行至近處，我偷偷覷向母親的臉，母親極為平靜地揀起一塊母親的骨，靜得不形於色靜得我憂心她內裡正催心灼腸。她說：媽媽，要去住新房子了呢。

我以顫弱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施力，深怕碎了外婆更怕掉了外婆，我說外婆我們要搬家了，要去住新家了哦！我將那一小拈匙雪糖般的外婆放進骨罈甕底，想起曾經去過的遙遠的小島彼端那整片細白如糖晶的沙灘，日光的顏色從指縫間瀝漏而下，每一次撈取，都是一場微小的雪糖貝殼雨。

在我心底，日復一日夢復一夢，受著那青鳥羽色般透無清淨的吞天烈焰周身焚燒不絕的，森林裡偶遇又分離的象啊，輪迴與宿命，流浪與終結，歸宿和隸屬，離家與家。——外婆燒著了以後，那一切，一切的一切，困惑貪嗔癡，求愛不可得，終於皆獲得可以暫時棲喘的微風搖曳的枝椏了——至少那枝椏之葉花是為了這輩子而盛放，至少已然轉身灰燼也不拖沓地乾乾淨淨不留戀半絲一縷的紅塵風沙。

我沒有對外婆說的是，等我也燒著的那一日，那日到來時，我也會在木裡也會在花裡。我們將在無舟無櫓的漫長的忘川彼岸花盛開之岸相見。到了那樣的時候，我們所有的相見，僅僅是為了完整各自更龐然更微渺地獨活。獨活一如獨焚，一如那巨大沉默、失卻所有被汙損的語言、緊緊擁抱著深藏於灰色的胸膛深處的光潔心的林中之象，在足以凍結整座森林的無焰的參天大火之中，消亡於焉靜死，更何況重獲新生。

外婆燒著的時候，已燒焚為雲燼的森林中的大象亦靜靜地焚揚為鴿灰色的雨。一如從未死去，一如不曾復燃。

〈出走〉

以前常常做著出逃的夢。

在家裡最長的一段時間所睡的房間，僅有一扇窗，睡床緊鄰著窗，窗洞面西，緊貼著仄長的後陽台，一張薄薄的紗網徒勞地擱置在窗內一套學生床桌和塞滿

大半個陽台的洗衣機之間，誰要是趑上塑膠拖鞋走進去，都能尷尬地撞見在紗窗下擰著眉頭滿臉痛苦、將螢光筆當作武士刀一般在書頁上唰唰揮砍的陰慘少女。

天幾乎還沒要亮開，父親便走進陽台洗衣服，機器顫抖了一下，隨即緊繃著喉嚨開始運轉，那低沉的轟鳴像金屬電鑽，強勢擊潰我苟且藏身的睡眠。每一天。

與洗衣機並肩而眠的那許多年，我總是夢見自己成功逃出生天。

夢中，那一整排將陽台鎖成囚籠的鐵欄杆，又粗硬又冰冷的金屬造物，竟化作棉花一樣軟綿的絲線。我覷著沒人盯住我的空檔，扳開欄杆直接往外伸腿一跳，穩穩地踏在了樓下的遮雨棚上，那塑膠屋簷在腳底的實感竟堅硬如水泥，我心跳得要咬住喉嚨，幾個歡快躍步之後，竟也安然無恙地降落地面，正準備溜進後巷、抵達大街、拐走哪一輛忘了提鑰匙的單車匆忙逃逸。

此時，父親走進陽台，撞見這一幕驚訝得張大了眼睛，那雙眼睛我很難很難忘記，那是被嘴裡瀕死的獵物意外兇猛地反噬一口而暫時驚呆了的眼睛，空洞而疲憊。原來狠也會累。

夢裡，我捧著滿腹的自由大步踏行街頭，像一具睡了很久才正要甦醒的屍首。

如果自由是這樣，像夢一場。

那台洗衣機頗有年歲了，太多糾結難解、吸飽汗水的織料在金屬滾筒內翻攪，造成莫大的消化困難，原本順利運轉的低音驟然變調為欲嘔的搖擺踉蹌，我睜開眼也見那整排肅穆嚴整的鐵欄杆依然屹立，白花花的太陽刺痛畏光的眼球，眼角流出淚水。

如果我夠強壯，大概會連同洗衣機一起逃走——背上扛著多年來吞嚥這一家人的怨懟情讎不諒解的老機器，一手撕開軟化溶解的欄杆，從空隙間遁離，遁入曲闌、遁進

彎彎曲曲的巷弄裡經常有貓迷路，流浪貓，看地盤看得和爪子一樣重。發情期時，壯碩的公貓露出尖利的爪牙，在屋頂上追逐撕咬，因打鬥脫落的貓毛像幽靈捻的針，溽夏夜空下閃爍旋轉飛散。

好幾年入夜後的漫長黑暗中一直聽著貓哭，哭還是笑也分不太清楚，貓鳴的聲音像嬰孩，嗚嗚噎噎地夾纏著怒意爆炸的火花，在鄰家屋頂上碰撞纏鬥得咣啷作響，聽貓嚎哭戰鬥，就是一個夜又過去。直到現在我自己帶著兩隻被嬌寵的貓咪住，一雙貓兒都是小貓時便結紮，性情溫馴甜蜜，貓掌觸到地板上灑落的一小片陽光，便起勁地呼嚕嚕倒地蹭滾，蜷成兩團毛球就地起軀。

偌大的屋裡我一個人生活，聽不見貓撒野的聲音，寂寞的時候沒有哀愁的貓陪我哭，我只好自己哭。

後來我見到欄杆意味的事情就害怕。

小貓剛來，小小皺皺的一團，比手掌還要嬌小，怯生生地張眼窺探，動不動便藏進床底下，漆黑裡只看見一雙掙得出水的大眼睛，像無止盡的夏夜兩枚羞澀的螢火，安靜地不發一點聲響，嚼食肉水也是一語未聞的，就怕驚動了床上熟睡的巨大的人體，就怕人想起她。

把貓鎖在窗裡，紗窗外加裝護欄，心底哽著一口奇怪的愧疚感，尤其晨鳥飛掠，我尚未睡，瞥見小貓探出半個毛茸茸腦袋好奇地眨眼。貓生該自由，自由是煙花，從落入人類手心開始貓便沒有了子宮，失去生育能力的貓要怎麼野得起來？我知道她是一頭受困的小獸，莫大委屈悶在胸底咕嘟咕嘟，隨著貓糧和毛球沉澱化為虛無，像古老的家貓不幸被去勢了爪，總是一臉愧對誰的模樣。

一晚，很晚很晚逼近天光時刻，有貓哭探進耳朵，我從薄弱的睡眠裡坐起身，循著哭聲摸到浴室，開燈發現小貓縮在洗衣機後方，大約是被彎彎曲曲的水管絆住腳步，管線太粗長太曲折，幼嫩的貓掌驚詫於這陌生的觸感而哭了出來。我彎身一手撈起還在哭泣的貓身，輕輕將她放回床底。

貓漸漸長大了，乖巧聽話，鮮少吵鬧，除了餓得發慌不得不喚醒貪睡的人類，也僅是溫柔地用肉掌撓撓、咬咬頭髮，見人依舊酣睡不動聲色，也就認命地蹲在床旁不出聲地等待。

貓善等待，等得足夠久了，億懶的人總會從夢裡醒來，醒來便喚貓吃飯，洗淨貓碗舀一把乾糧，貓愉快地豎著長長的尾巴小躍步過來，尾巴擦著腳踝喵喵歡叫，嗅嗅今天的膳食是否新鮮可入口，踢踢貓砂耙耙爪，喀嚓喀嚓地大嚼起來。

偶爾轉晴的深冬，日光像燈泡半冷不熱地亮著陽台的植物和鞋子，鳥鳴誘惑下貓遂張著大眼朝門外探望，讓她出去走溜小半圈後，就埋下了出走的種籽，只要等到一絲機會——也許是哪時屋門粗心地半掩了，也許是人總會不留神。

而我經常不留神。趁送朋友出門的空隙，貓從腳邊靜悄悄摸了出去，我絲毫沒有察覺，一回神，原來出雙入對的兩貓竟然只剩一頭，我朝虎斑貓胖胖發問：「阿醜呢？胖胖妳姊躲去哪裡？」一邊翻衣掀被地找貓。胖胖好整以暇地蹲在一旁觀戲，屋內遍尋貓不得，該不會流落街頭？

陽台後方傳來貓哭，阿醜阿醜，我沿著聲音遶走，沿途叫喚「阿醜阿醜」。幾坪大的陽台在深冷的冬夜竟像無邊的荒漠，我捻開電燈，貓可憐兮兮地蜷縮在洗衣機後邊，大眼濕潤如泛淚光，咪嗚咪嗚地正在哭泣。我蹲下身伸長雙手要抱貓，貓往後縮了縮背脊，我赤裸的膝蓋擦上堅硬的水泥地、鏟出冰冷的傷口。些微的血跡滲進無色的地面，像迷途於大雪的一行紅字。

我將貓挽進手臂，貓輕輕地顫抖，我鼻尖埋進她溫暖的毛皮。「沒事沒事，小貓沒事。」我哄著貓，慢慢往屋門的方向走。

貓，我們回家吧。

〈婆婆〉

對 H，我們總是叫她「婆婆」。這個對大多数人來說曖昧又含混不清的稱謂，但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被告誡：在港話裡，「婆婆」是「奶奶」的意思，而 H 並不是我們的祖母——父親說，H 只是很想要很想要做一個祖母，渴望到近乎瘋狂的地步。

H 不喜歡父親，父親也不喜歡 H，從我和弟的孩提時期開始，他們一直彼此僵持著，而被兩方拉著要挾的角色是母親，母親像紙，誰的眼淚滴到她身上她便向誰心軟，而 H 是善於哭訴的，一如父親的習於嗔怒，只是我們都還很幼嫩很稚齡，只是想玩遊戲吃零嘴的年紀，什麼都不明白卻得被迫著表態。

在外人跟前，我們說 H 是外婆，而我們童年時的 H 也確切地擔負起外婆的角色，她等我們放學，給我們泡冰涼的蜂蜜水，準備糖餅和晚飯，直到母親從學校放課回到永和，去 H 那小小的平房眷舍接走我和弟。

H 是婆婆，我總有一個奇異的圖像，是婆婆年輕時穿著合身窈窕緞面旗袍，在窄小的連綴著防火巷的廚房炒炒切切的身影。我不確定 H 年輕時是否穿旗袍，也許一切只是我幼小時讀的兒童版本的《紅樓夢》所衍生出的想像，而我心底年輕時的 H 就凝結在那樣綢緞繡花的時空錦囊裡，直到某一個瞬間，H 突然就變得蒼老，老得遍布皺紋，像她二樓屋裡疊了一褶又一褶的舊棉被。潮濕而鬆軟。

H 在我和弟的童年經常對我們念咒似地複誦：你媽媽只愛你爸，她不要你們了，也不要婆婆了。H 的咒語在稚幼的我心中栽下詭秘的種籽：對父親的防備和敵意。對母親的關愛的失去的恐懼。淪為孤兒的惶惑。無家可歸的恐慌。

我不知道弟怎麼想的。我們從來沒有談過這一類的事情。我只知道，每當我硬著眼睛瞪著父親，父親劈頭一巴掌砍下來，我哭叫我掙扎父親暴怒摔砸物件亂飛，弟隱身在某個塵埃靜置的角落，我不知道母親和弟在何處，我只知道父親的憤怒並非完全是指向我，但我必須留在原地，我必須承受。

我的額角掉下幾絲紅色的髮絡，鮮血織纏的線痕，我八歲，母親氣急敗壞地拉著我去附近的小兒科診所，縫了我忘記幾豎針腳，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看見父親露出愧疚的臉，看見母親因為我而公開張揚地憤怒。

我覺得被愛，在某種崎嶇幽折的暗徑上，跌跌撞撞而滿懷青腫的愛。

我忘記 H 是否知道這件事，是否知道父親將對她的壓抑忿怨遷怒於我——這個無血緣無糾掛的名義性外孫女。但我想 H 自己也是懷著罪咎的，那罪咎既扭曲又折騰，然而遠遠無法比她對自身獨生養女的獨占欲更強大。

因為 H 和父親，我從很久以前就看見了人對於自以為屬於自己的所有物的控制和嫉妒，失落與欲求不滿。我一方面非常同情母親的為難，一方面又不諒解她的軟弱與猶豫——如果一個心懷意志，為何不做出抉擇？

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才明白，一切的選擇都必須承擔代價——你扛得起，那就做啊不是嗎？但不是的，許多事情不是 A 或者 B 可以二擇一的。人生不是單選題，人生是複雜的闡釋，複義的空白，恨的雜音，愛的亂流。

H 今年 99 歲了，每個禮拜，母親沉默地帶著外傭阿咪去環南市場採購菜肉，H 喜歡將冰箱塞滿物質，一如她的生活需要母親做為女兒的肉身為她填空。H 現在，此刻，依然是愛穿馬卡龍色系的毛衣和上好衣料的那個蒼老的少女。我想那個綢緞錦繡的旗袍的身影大抵是我童年的錯覺——也許是青少年版紅樓夢的

遺物，也許是長大後讀了太多張愛玲，回憶中那旗袍身影疊上曹七巧的瘦削刻薄多情窈窕毀碎青春。我們等著 H 死，守著 H 生，H 失禁 H 喘痰 H 失眠，H 身上長了奇怪的疹子，H 是這個灰小而嘈雜的家族的詛咒與護佑。

H 什麼時候走啊——這個問題就像 H 什麼時候發生在這世上的北緯近處的流亡離散著稱的小小島嶼上啊——過年的時候，父親領一桌人舉杯吆喝：新年快樂，婆婆平安健康，長命百歲。母親悄聲說：婆婆已經要百歲了噢。我聽見母親的語氣含著低微的嘆息，我不知道她是感覺惆悵，或是期盼其他。

〈香火〉

人為什麼需要那麼多食米肉糜，用來供奉終究朽壞腐敗、病衰危亡的這具肉身？——每次當我開始想著這樣的問題，我便想著不要吃飯，不要進食，不吞米不嚼肉——

看起來像是某種苦行的試煉，又像是某種虛無主義的微小實驗，畢竟，我所能掌控者僅我之肉，我唯一確定篤信的是：人不喝水，會死。人不進食，能活。

小的時候，在婆婆前院的水泥磚牆一角處，裝按了一隻尺寸袖珍的香爐，要說是爐，甚至教人有點猶豫，那形狀就像被裁切掉一半的可麗餅的錐形尾端，泛著鏽敗的金屬光澤，那錐形僅僅是用來盛裝幾隻最廉價的桃豔色的線香，細脆且短。長年累月下來，那錐形的小爐腳積滿了由桃紅轉蒼白的餘灰。像人的骨，像某些魂魄的灰。即使那時候因為年紀太小的緣故，還沒有真正見過人身燒盡的骨與灰。

逢到過節，公公手持四或五炷桃色線香，打火機或火柴擦過，便有了嬌小的焰火。公公說，這些香點了是要來燒出煙火，給神明喫的。我太小，我並不懂，我問他：為什麼神明要喫煙呢？公公半認真半笑著說：因為神明覺得這些香燒出來的煙火很好喫啊！

從那時候起，每當公公開始點香炷了，公公身長瘦高，我身高不及他腰側，便在一旁踮著腳尖，努力張開雙手手掌，將煙火向心底以為神明所座落的高空處

搨去，一邊搨著，一邊相當誠懇地想——這些香這些煙這些霧這些火都是給你們喫的——要努力喫飽喔——

無香無火。公公與婆婆。他們倆人的事情我難以多說什麼，因為太多是從父親口裡喉嚨裡聽來的言語殘羹，摻著毒摻著火。

上一代的怨懟讎事，父親講到不堪的細處，他說那時候和母親剛結婚，沒有錢，只能暫居在公公婆婆家。兩間主臥室，之間隔著一層薄薄的木板牆：「你知道吧——晚上連做那檔子事，都會碰碰地撞響那片牆，吵得對面沒法子睡著——唉那真是——」

父親不無得意地重述當年，新婚夫妻，鴛鴦燕爾，我聽父親說這事情時才中學，似懂非懂的，等到現在自己充分地懂了這回事，我只是想——啊你們不會換個姿勢嗎——

但也許就和赤裸裸的現實一樣，也許就和赤裸裸的俸給一樣，那時代的人不懂得變換姿勢，得以偷渡更滑溜柔軟的仄徑。他們甚至不知道何謂姿勢。為什麼要換姿勢。老子我就是堂堂正正效黨忠國，床上一樣勇猛下了床更是腰桿挺得筆直：我沒有錯。我沒有錯。

回到一開始的疑慮：人為什麼要有肉身？為什麼要拖沓著這副沉重府臭皮幾十年幾萬天，來造成他人之不快，僅僅為了己身能繼續呼吸、代謝、排泄、射精，而不斷膨脹不斷臃腫，但我沒有錯。但我沒有錯吧——我要的不過就是扒飯吞肉、咬斷青菜的纖維、舌下吸收礦物質。這具肉身即我唯一抵達生存的通道，一如痙弦在《深淵》一詩之首所援引的沙特之語：「我要生存，除此無他；同時我發現了他的不快。」

我沒有錯。一點錯也沒有。

病的時候，白血球在我血肉裡蔓延奔竄，劇痛從背後兩側的腎如雷如閃電竄遍全身：骨骼，關節，肌肉，那痛逼迫我失禁，那痛剝奪我對自己身體的認知，以忍不住的排泄物重新洗刷一遍又一遍。我不是人，我只是肉，我沒有魂，我

有的不過是一具殘破如壞去玩偶的腐敗肉身。

我可能會死。可能會死掉。

死掉之後的身體，會變成煙霧嗎？會化為灰燼嗎？我把劇痛咬在牙間，想著這一類的問題，想著我心愛的貓咪。我將照顧貓的日常要務託管給 L，那時我們還是戀人，但颱風天的周末 L 也沒有來，颱風過後他也很晚很晚才來，待一下，就待一下，隨即就走。但我太痛太驚鈍以至於還沒有察覺，直到後來看見他跪在我面前哭，哭他的軟弱，哭他不知所以的背叛。

颱風裡，雲水淋漓。我獨自撐著點滴架，在七樓與一樓間來來回回地往返，縮在馬路邊抽菸。輸液管將透明無色的抗生素灌入我的血管，由於管線易亂，我看見自己的血液從針身往回溯入管線內，一截鮮明的紅，像體腔衍伸的刺，從我無法測探的某處秘密的肉的角落，往外窺探這雲雨變色的世界。

我開始感覺自己彷彿能夠一點點地知道了父親當年的那股怨篤——我受傷了，但我沒有錯，為什麼是我受罰受苦？為什麼是我必須吞忍，像吞下每一顆被冷而僵硬的心敲落的牙，讓牙齒在胃腹內說話。它們喀啦喀啦地撞擊著、廝磨著，孤寂而憤懣地吐出身體的音節——我好恨。恨戀人無情。恨命運背信。恨孤獨侵襲。恨日常無常。

病後，重鬱時而如藤蔓，從腳踝纏繞蔓延至胸口。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的身體還需要攝取米水，我感覺一切物質熱量入口入胃皆是浪費。日復數日，我僅僅為了繼續活下去而勉強自己吞嚥，一邊咀嚼一邊痛恨著自己的身體——像我這樣的人，這輩子註定無香也無火，究竟憑什麼究竟有什麼資格還能感到並屈從於飢餓？

深夜，我撫摩著小貓因熟睡而起伏的柔軟的毛皮，柔若無骨，軟如流水。有那麼一日，這樣玲瓏可愛的身軀也將化為灰燼的，而那時候，我已經想過無數無數次了，我會將那一小瓶貓灰嚥下喉嚨，那將成為我此生體內唯一不斷續燃燒的香火，如肉中之霧，如霧裡綻花。

〈年待〉

待著等著，又是一年。

一年將至，一年將臨，每個人的身體裡都住著一座鐘，時間有著不同的計度和路徑。不少人將指針調快了一或半個月，早早開始瀏覽網拍商店裡各式泛著喜氣色澤的度年物項，超商人流層疊擁擠，年齡各異的女人們指著預訂商品問著團購年菜，無非是要給他人享用：小孩愛吃與親戚愛拿，可能其間也偷渡一兩項己腹所喜之餚湯糖餅。

年過了，年又來了。西元紀年和農曆佳節，為什麼這座島上的人特別愛走兩次年呢？時間的界線究竟是眾人的意志所能扭曲或跨越的嗎？這樣集體採買和對於平安發財的強烈渴望，足夠強大到改變時間的流向嗎？

我為此困惑，許久許久。

但難以免俗地，在西元新年與農曆舊年之間，把屋裡打掃了好幾遍。吸塵器、靜電拖、濕紙巾、長柄刷，連舊的炸了毛的牙刷也留下來，細細地刷幾次洗手盆，每煮完一頓飯便急急地沖碗抹乾，邊想著該去哪弄一塊免費的菜瓜布——這種不起眼的廉價的小東西，應該是回家跟母親要一塊便解決。

不過等年到了，回家時，得到的絕對不單單是一塊菜瓜布這麼簡便，還有等待了我一整年的 H。

我習慣將自己租賃的頂加鐵皮房喚作「屋」，至於「家」，那是太複雜太糾纏的關係空間，回家回家，回去的究竟是誰的家？永和的家裡有父親母親弟弟們，和（並無血緣關係而已高齡近百歲）的外婆 H，自從（有血脈基因證明的）祖父外公祖母外婆一一離開，年到了，得回去的家便是 H 的家，而那甚至不是我和大弟小時候、每天放學後回去的那間如同遺跡般死死寡居於永和某條巷底的眷村式平房。

那房早已拆掉，危老重建，母親說服 H 點頭同意：幾年就有新房子住，媽跟阿咪住一間全新的好不好？H 說好，除了母親也沒人拿這頑固的老太太有辦法。

但總該還有其他原因吧——小巷裡的那幢平房，有太多不美麗的回憶不溫柔的齟齬，那房裡的時間是停滯而濁重的，因為 H 永遠不喜歡打開窗讓任何風聲漏入，即便窗外有大叢大叢的龍吐珠長年光豔豔地綻放。

屋子老了，定義為「危」，而老去的人，亦是一座朽木衰磚的危樓。H 活了很久很久，是家族裡無疑最長壽的長輩，每次逢年回去，H 總是坐在電視前，睜著一雙圓滾滾濕淋淋的黑眼睛，紅潤細嫩彷彿少女的臉頰肉咀嚼反芻著哀愁近乎哀求的：「唉唉外婆不知道還能再過幾個年啲——外婆走路去大便都沒力氣了得要阿咪幫——阿咪喜歡睡懶覺阿咪真不好——你要常常回來看外婆啊——外婆再活也沒幾年囉——」

粗劣的情緒勒索，每個家裡人都擅長也聽懂。我習慣了，也依舊厭膩得起雞皮疙瘩。而 H 其實心知肚明——她已經是贏家了——她一輩子都恨著搶走她無血親的獨生女兒的我父親，和與母親有著血液基因上的真實締結的我外婆。

而外婆春天時走了、死了，死者不能再與她爭搶任何一分財產，更何況是女兒。而父親亦努力地年復一年軟著喉嚨哄她、讓她，也只是為了讓母親在這根本沒必要過的年裡，稍微好過一點點。

H 至今長壽健康，無大病痛，氣色股粉更甚於抹妝畫眉後的我，但她對自己的肉身變化極其敏感，可能也隸屬於老年高敏族群，一通半夜挨疼的電話響來，母親便得在低溫凍臉的半夜開車將 H 送去人潮擠兌的榮總急診室，而 H 要的，不過就是有人陪著她等、陪著她捱、陪著她耗掉大把大把的自己，那對 H 來說，醫院等診間瀰漫的藥氣和母親面龐上疲憊的汗氣，徹底就是愛的鐵證。

我等待著年過去，等待著年過來。

年就是奪，剝奪整整三百多個日子的悲愴喜怒，新年新年，但從不可能有任何事物可以歸零翻新如輕易撕去一頁過期的日曆——時間會過期嗎？我從不相信，人都是傷癥的積物，新的傷肉沾黏舊的癥疤，最終不過混攪成一團爛肉，像幸運水餃裡的醃肉餡。

人老人病，人離人住，年是我心底一座永不重現榮光的廢墟，走過了這一大片的荒蕪絕境、殘石死路。年過來了，然後過去，往後如何？大抵還是複寫再複寫的一生迷途。